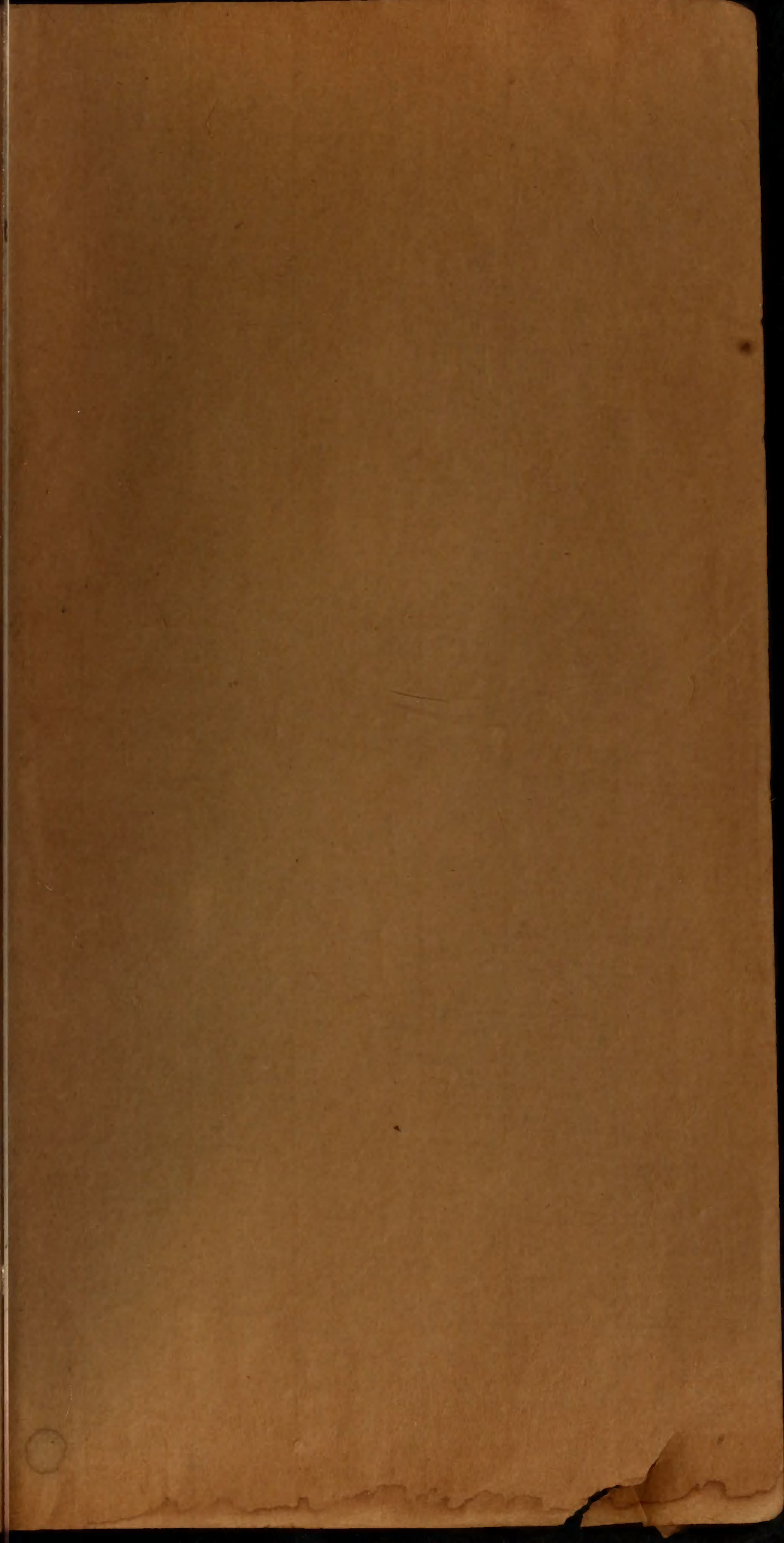
河套圖志

職官第五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秦九原新秦各官於史無徵然扶蘇蒙恬分監上郡其重視邊地可知也漢度遼將軍屯曼柏五原匈奴郎將屯美稷各部都尉布列郡邑猶唐以安北單于二都護轄縣蕃部天德振武二軍使領揔邊鎭其制一也農尉鹽官漢有專職唐刺史節使兼營田鹽權專職兼任重輕雖殊收效無異遼金西夏鼎峙西北金亂雲內州軍分布大河東隅防禦尤嚴西夏東抗東勝北限天德陰山瀚海不能踰越踞蹈新秦見吞蒙兀明代失計退築邊牆及敵騎南下督撫總制張皇肆應不出堂奧以視漢唐北假設官三城置使單于款塞屯田授材其勝負爲何如耶淸因明舊羈縻屬蕃故同治新疆伊犂之失無輔車犄角之援金積一役勞師動衆如克大敵建官設職控馭要害籌邊者可以鑒已

漢度遼將軍



河套圖志卷三



職官第五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秦九原新秦各官、於史無徵、然扶蘇蒙恬、分監上郡、其重視邊地可知已、漢度遼將軍屯曼柏五原、匈奴郎將屯美稷、各部都尉、布列郡邑、猶唐以安北單于二都護、彈壓藩部、天德振武二軍使、鎮攝巖疆、其制一也、農尉鹽官、漢有專職、唐刺史節使、兼營田鹽榷、專職兼任、重輕雖殊、收效無異、遼金西夏、鼎峙西北、金耑雲內、州軍分布大河東隅、防禦尤嚴、西夏東抗東勝、北限天德陰山瀚海不能踰越、跼蹐新秦、見吞蒙兀、明代失計、退築邊牆、及敵騎南下、督撫總制、張皇肆應、不出堂奧、以視漢唐北假設官、三城置使、單于款塞、雞田授州、其勝算爲何如哉、清因明舊、羈縻屬藩、故同治新畺伊犂之失、無輔車犄角之援、金積一役、勞師動衆、如克大敵、建官設職、控馭要害、籌邊者可以鑒已、

漢度遼將軍

赴之至屬國故城、破其渠帥、殺三千餘人、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詣慬乞降、慬陳兵受之、卽拜慬度遼將軍、 後書陳龜傳、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順帝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又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又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後書黨錮傳、永壽、桓帝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疎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城、 後書皇甫規傳、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又延熹桓帝時、時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武帝初用范明友、明帝永平八年、復置、以衛南單于、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安帝紀延光三年注、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考范明友、武帝時 吳棠、明帝時 鄧鴻、和帝時 鄧遵、耿夔、安帝時 龐奮、和帝時 龐參、耿曇、裴曄、耿旻、馬續、順帝時 皇甫稜、張奐、桓帝時 鮮于輔、獻帝時 獨孤進、陝西通志 均度遼將軍、而事功著者、有耿秉、朱徽、梁慬、陳龜、李膺、皇甫規、橋玄、种暠等八人、

後書耿秉傳、字伯初、以父任爲郎、肅宗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後書南匈奴傳、永元六年、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南單于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故胡、親新降、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兵至、大驚、棄帳去、曼栢城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安國舅喜爲等乃格殺安國、 後書梁慬傳、安帝永初四年、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數月、梁慬將八千餘人馳

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注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也和帝紀永平六年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安帝紀延光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馬翼討破之順帝紀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大人勾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躭擊破車紐

漢朔方刺史 朔方五原郡太守

後書光武紀漢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元封五年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各主一州成帝綏和元年罷刺史置州牧秩眞二千石平當傳引師古注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錢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幷與朔方各自爲部未嘗屬幷州朔方之屬幷乃建武十一年事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尙書、　後書橋玄傳、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鎭、伏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　後書种暠傳、匈奴寇幷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

使匈奴中郎將

後書百官志、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爲員、考郎將在順帝時有王稠、陳龜、馬實、張國、在靈帝時、有張奐、臧旻、而段彬、杜崇、馬翼、張航、時有功焉、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

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復令領職如故、又傳、建武十三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不下、其將隋昱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

後書崔實傳、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徵拜議郎、

郡都尉、　農都尉、　鹽官、　田官、

漢初、郡置都尉、後漢省、惟邊郡仍置、其在上郡高望縣者、有北部都尉、在西河郡虎猛縣、五原郡田辟城、朔方郡窳渾縣者、有西部都尉、在朔方郡廣牧縣五原郡稒陽縣蒲澤縣者、有東部都尉、而中部都尉治五原郡成宜縣、原高城、朔

書百官表、太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屬有丞、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漢朔方刺史見於史者、有平當、翟方進、朔方太守有賈琮、田颯、五原太守、有隋昱、崔實、

漢書平當傳、遷丞相司直、（成帝時）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漢書翟方進傳、河平中、（成帝時）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後書賈琮傳、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奸、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　後書盧芳傳、初五原人李興、隋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湛、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並置守令、侵苦北邊、建武七年冬、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

無分土給均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又有田官即五原郡河目縣之北假田官也

元帝紀晉灼說

赫連夏

晉南渡後朔方為赫連氏所據魏書文皇帝鬱律立思二年劉虎據朔方虎子務桓桓三子衛辰立附魏又通苻堅旋背堅為堅所擒封夏陽公魏伐之因奔堅以為西單于攝河西雜虜屯代來城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朔方牧居朔方衛辰子勃勃字屈孑衛辰見殺勃勃奔於叱干部姚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參軍國大議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九年改元為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

方郡渠搜縣、

漢書百官表、都尉掌武職甲卒、秩皆二千石、有秩六百石、後書百官志、各郡都尉、皆省、惟邊郡仍置、各有丞、漢律、近塞置都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

郡都尉外、又有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分治五原西河之美稷、上郡之龜茲、

漢書百官表、武帝初置農都尉、後書百官志、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漢官儀、農都尉不治民、　又百官志、武帝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屬有丞、有候千人、

又置鹽官於西河郡之富昌、五原郡之成宜、朔方郡之沃壄、廣牧、朔方各縣、惟地理志朔方縣之金蓮澤、青鹽澤、爲今哈剌耐莽池、餘不可考、

百官志、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

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眞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至定而亡凡二十有六載而已

見魏書本紀鐵弗傳勃勃傳

北魏統萬鎭將　夏州刺史

魏書官氏志鎭軍將軍第一品下又舊制緣邊置鎭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鎭將主之又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異姓二人又後以遠近多事置京大都督復立都督俱總軍人諸州各置都尉以主兵北魏初都平城屏蔽河西者統萬爲重鎭世祖時鎭將和歸元素柏貸樓伏連豆代田河間王閭虎皮均見紀傳而知名者南陽王惠壽尉元拓跋太興等

文成帝紀興安元年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鎭將惠壽討平之又尉元傳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鎭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鎭都將甚得夷民

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俄而劉裕滅姚泓、入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裕留子義眞、鎭長安而還、勃勃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軍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璝至渭陽、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璝聞之大懼、乃召義眞東鎭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眞大掠而東、至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爲壇於灞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

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又魏書神武紀天平元年正月、神武自將萬騎襲魏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鎭之、又紀魏孝武太昌元年正月、賀拔岳引兵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鎭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又三月、太祖宇文泰令李弼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鎭南秦州、

北周夏州刺史有王雅、蔡襲等、而長孫儉勳最著、

周書儉傳、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佮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爲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後鎭江陵、遷大

之心、又京兆王子推傳、子太興、襲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

夏州刺史見于史者、源子雍等四人、穆羆、李崇、庫狄回洛、（見北齊書）拔也惡李和怡峯、宇文泰、劉平伏陸彌、（見周書）

魏書源子雍傳、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子雍善撫綏、得士心、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遂自將羸弱、向東運糧、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境、叛賊所在屯結、子雍轉鬭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租稅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平、　周書和傳、其先狄道人、徙居夏州、大統時、爲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改封永豐縣公、在夏州頗留遺惠、　周書文帝紀、齊神武既破爾朱、遂專朝政、太祖（宇文泰）往觀之、還謂岳、（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

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以彥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

楡林太守董純屢卻突厥云

隋書純傳大業初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楡林太守虜至境輒擊卻之

隋末朔方人梁師都據夏州蒲城人郭子和據楡林

舊唐書師都傳朔方人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自稱大丞相聯兵突厥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又高祖紀武德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又傳師都遣尙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

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

隋 榆關夏州 總管　榆林太守

隋書百官志州置總管刺史加使持節、又文帝初、州置刺史、煬帝省諸州爲郡、罷刺史、其夏州總管、有豆盧勣、吐萬緒、惟豆盧通達奚長孺有名、

隋書通傳、勣之兄也、開皇初、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　長孺傳、開皇時文帝紀十五年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軍、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

榆關總管、有賀婁子幹、杜彥、而賀婁以曉習邊事稱、

隋書子幹傳、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　又彥傳、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詔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

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斬之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

唐朔方節度使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爲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爲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惟朔方稱大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置營田使、安祿山反後、諸郡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建中後、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皆兼所治州刺史、而唐初朔方沿隋制、置總管、太宗時有李勣、高宗時有論弓仁、武后天授初有薛懷義、契苾明、中宗景龍時有張仁愿、解琬、景雲初有唐休璟、先天初有郭元振、玄宗開元初有韋抗、方鎭表、以朔方軍節度使始於開元九年、領單于大都護府、夏鹽

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引兵而南、師都請爲鄉導、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又爲德操所敗、武德六年四月、師都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精兵萬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仚成以衆赴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甯歲、師都時據夏州、貞觀二年四月、太宗以師都寖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來降、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以其地爲夏州、

唐書郭子和傳、子和同州蒲城人、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子和與、

夏州節度使

方鎮表、德宗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觀察處置押蕃落使、領綏鹽二州、後罷領鹽州、憲宗元和九年、夏州增領宥州、文宗開成三年、增領採造軍器銀州監牧使、宣宗大中十年、增領撫平夏党項等使、僖宗中和二年、賜號靖難軍節度、其節度使有名者、德宗時有韓潭、韓全義、憲宗時有李愿、張煦、田進、李聽、傅良弼、文宗時有李寰、董重質、劉源、武宗時有朮暨、宣宗時有畢誠、鄭助、田在賓、僖宗時有諸葛爽、而李演、張丞金、李祐、鄭畋、最知名、

憲宗紀、永貞元年十月、以李演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又紀元和元年、二月、夏州留後楊惠琳、據城叛、詔發河東天德兵誅之、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以李祐兼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節度使、代李聽、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淅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請留其兵甲、歸其人、敬宗紀、長慶四年三月、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

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東中西三受降城、代宗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朔方所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德宗貞元十二年、朔方節度使罷領豐州及西降城、天德軍、以振武之東中受降城、隸天德軍、領豐會二州、三受降城、而玄宗時朔方節度有王晙、韋光乘、張懷欽、（見寶刻叢編）李林甫、代宗時有渾日進、路嗣恭、德宗時有李懷光、戴休顏、惟王忠嗣、郭子儀、李欒等有名、

唐書王忠嗣傳、開元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天寶四載、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始罷戰矣、

玄宗紀、十四載、十一月、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朔方節度使、　德宗紀、貞元十一年、以朔方留後李欒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夏四州、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未幾卒　通鑑續編金振武軍東中二受降城鎭北及綏銀勝麟等軍州節度營田使、　憲宗紀元和五年、以顏光進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六年、阿跌光進、賜姓李氏、　又紀九年、張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作亂軍士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二人、貶前節度使李進賢爲通州刺史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以右神策大將軍張維清爲單于大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敬宗寶歷元年、維清以東受降城濱河歲久、雉堞摧壞、乃移置於綏遠峯南、及是功成、　文宗紀、太和元年、以李詠爲單于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六年九月、詠招收黑山外契苾部落四百七十三帳、

唐豐州都督刺史

唐豐州與西受降城鄰、當囘鶻之衝、屯田殖穀、爲邊備重地、德宗時、刺史有任迪簡、憲宗時、有燕重旰、李奉仙、駱怡、穆宗時、有李進誠、李岵、文宗時、有渾鐬、李逵、僖宗時有蔡行、李瑠、今考史大奈崔智辨、李景略、特以能名、

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爲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　僖宗紀中和元年、鳳翔節度使鄭畋與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敗黃巢大將林言尙讓於龍尾坡、

振武軍節度使

方鎭表、肅宗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押蕃落使、領鎭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代宗廣德二年、罷河中振武節度使、以所管七州、隸朔北、大歷十四載、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振武節度復領鎭北大都護府、及綏銀二州、東中二受降城、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以天德軍置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會二州、三受降城、武宗會昌二年、天德軍賜號歸義軍節度使、唐書德宗時、有王栩、唐朝臣、范希朝、閻巨源、憲宗時有李進賢、胡證、高霞寓、懿宗時有盧簡方、而渾瑊等所至有聲、

憲宗紀、大曆十四年閏月、以朔方左留後單于副都護渾瑊爲單于大都護、

麟府扞契丹於河經免淪亡於絕塞、西夏東爭、防戰尤力、宋史謂折氏據府谷、與李彝興居夏州、初無以異、而自從阮以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西北之捍、無負於宋、可謂知言、彥質勤王汴京、未伸壯略、南渡不國、浮沉樞府、可稱孤軍無援、蒙面敵庭、百年節鉞、編氓同伍、然以一隅彈丸之地、荷累朝帶礪之盟、家鄉衣錦、桑梓蒙庥、以視梁晉諸朝、朝竊神器、暮遭夷滅、貽羞青史、徒禍人國、其賢不肖為何如哉、今錄折嗣倫折從阮等五人、知折氏守府州之事實焉、

五代史、嗣倫祖華、魏後、本雲中人、其上代自李唐武德時、任府谷鎮遏使、嗣倫、唐末、為麟州刺史、愛民如子、時有趙宣子郭伋之譽、　舊五代史從阮傳、子可及、父嗣倫、麟州刺史、同光（後唐莊宗）中、授府州刺史、晉高祖時、契丹欲盡徙河東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邊絕好、令從阮出師、牽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漢祖建號晉陽、升府州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並沿河鎮隸焉、

唐書史大奈傳本西突厥特勒也貞觀初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　舊唐書高宗紀永淳二年五月突厥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率師出朝那山掩擊之　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以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西受降城都防禦使

五代定難軍節度使

唐僖宗時賜夏州節度使爲定難軍其後李仁福據之至子彝殷入宋三傳而李繼捧入朝賜姓名趙保吉其弟繼遷復以夏州叛子德明僭號國曰大夏由西平府遷興州凡二百五十八年元滅之

五代宋府州刺史

宋史職官志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一員充副鈐轄次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自五代至宋府麟二州爲西夏兵爭之地與河套事少涉麟州事故不列入府州折氏自五代保障邊疆庇蔭

未幾卒、通鑑續編金人破延安自綏德渡河圍晋寧州（今葭）知軍事徐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闇之執可求子彥文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

遼天德軍節度使　豐州 金肅州 刺史

遼史地理志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任職者有宋瑤有頹刺有耶律寧先鐸軫楊佶惟蕭太見宋史太宗紀豐州刺史有閻貴金肅州刺史有耶律獨攧高家奴、遼史太祖紀神册五年略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全祖望復王敬朗帖子天德陷遼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一年也、

金天德軍節度使　東勝州刺史

金史兵志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又地志皇統（熙宗）九年升天

宋史德扆傳、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乾德（宋太祖）三年、卒、以子御勳權知府州事、太平興國二年卒、先是御勳徙鎭泰甯軍節度使、弟御卿知府州、年三十八卒、子惟正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張昌繼之、大中祥符七年、卒、其弟惟忠繼知府州、卒、子繼宣嗣、知州事、寶元（仁宗）中、坐苛虐掊刻、絀爲楚州都監、擢其弟繼閔嗣州事、皇祐（仁宗）二年卒、弟繼祖嗣州事、卒、請以兄子克柔襲州事、詔從之、從子克行以葭蘆川戰功、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卒、子可大知府州、從子可適、可適子彥質、　綱目金人犯城、京師戒嚴、折彥質爲府州帥、與姚古种師中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高宗紹興六年二月、以彥質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張浚還自鎭江、彥質與趙鼎請帝回蹕臨安、與浚策相左、彥質尋罷、

[illegible]之烈[illegible]

金史耶律懷義傳、初宗翰幹魯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成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歲給、蓄牧蕃息矣、 又郭企忠傳、唐汾陽王後、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鎭北方、唐季承勳入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至昌金降爲副使、天輔（太祖）中、大軍至雲中、企忠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天會（太宗）六年、遷本軍節度使事、 梁襄傳、絳州人、大定（世宗）三年進士、邠州淳化令、有善政、歷東勝州刺史、練習典故、 忠義傳、烏古論仲溫、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東勝州刺史、 宣宗紀、興定三年、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忠義傳、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招集義兵、披荊棘、復立州事、興定三年、眞受東勝州節度使、旋被圍、率衆潰走、九月復被圍、窊哥死之、

德總管府、置西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之、大定元年、降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內觀察使、金初以天德軍爲西南路招討司、耶律懷義治績昭著、其後改軍有骨赧訛古乃思石抹諸人、而郭企忠世守其地、蓋自李唐失馭、九有分崩、五代十國、割據爭雄者、前仆後起、河曲一域、負朔方之險、扼西北之要、二李折郭、分鎭四隅、然其時振武朱邪、憑陵於汴洛、平夏拓拔、縱橫於興靈、府谷折氏、介兩大之間、當東西之衝、地小囘旋、僅以自保、惟天德一軍、懸絕漠南、郭氏以重臣後裔、膺彼屏藩、自唐季五代、以迄遼金、節樓世守、舊物不失、類尉佗之長南越、同武靈之服騎射、雖貧閥閱、必具勳勞、而史册缺略、邊功無聞、元初郭寶玉父子、由金入仕、馳驅西域、大張撻伐、地中之海、富浪之國、枕席行師、無抗顏行、疑其家世出自天德、嫺習塞俗、故偉烈豐功、一幟獨樹、然亦可知金主中原、漠視邊陲、郭氏降後、守天德者、未有聞人、宜其後汪古部落、引敵南下、金源於以不祀也、東勝州刺史有粱襄烏古論仲溫、而伯德窊哥守城致命、有勁草疾

[illegible]入延綏境以彰武伯楊信禦之、世法錄

三年、套人入寇延綏孤山堡、守將湯引積力戰死之、延綏鎮志

四年、乩加思蘭即沙熹阿爾斯蘭殺斡羅出併其衆、結滿都魯入河套、十二月寇榆林、世法錄

五年、孛羅忽即博勒呼、乩加思蘭、寇延寧、延綏鎮志

六年七月、斡羅出入榆林、平虜將軍朱永敗之、閏九月、置榆林衛、楊江河套考

八年五月、以趙輔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制諸路軍馬、以余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十月、虜入延綏鎮靖堡、殺千戶黃琮、執夜不收以去、世法錄

九年、延綏徙鎮榆林、九月、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世法錄

十年閏六月、築邊牆、東至清水營紫城砦、西至甯夏花馬池營、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三里一百二十三步、護壕牆厓砦八百十九坐、守壕烽墩七十八坐、邊墩十五坐、楊江河套考

明代河套寇邊始末

明代河套之患、以明史考之、起於英宗天順五年、其後犯邊、東則皇甫川、西則定邊營、而榆林塞內、刼掠尤夥、楊一淸曾銑深識偉論、欲復套地、言既不行、身或誅戮、甚矣庸君之朝不可與言大計也、余子俊邊牆之築、權宜一時、而明人恃爲險阻、乘障自閉、朔方千里、遂棄化外、宋明國勢不振、其兵力不能入新秦一步、古今人不相及、信哉、惟成化九年王越紅鹽池一戰、潛師深入、搜其巢穴、爲一時烜赫之舉、然豈足語掃龍庭絕大漠之烈哉、故套酋犯塞、撮其大略、見一時之失計、延榆總制各官、專以備套、非套內設官、概不列入、楊曾復套之策、關係大勢、節其大略、亦以見當時膺疆者未嘗無人也、今以入寇始末附錄於後、

明天順六年正月、毛里孩（卽茂里海）入河套、（明史）

成化元年九月、幹羅出、（卽鄂爾綽光）等入榆林塞、都御史項忠等却之、（世法錄）

十五年秋虜入延綏官兵敗之、世法錄

十八年十二月、虜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延綏鎮志

十九年三月、虜入榆林塞、總兵官周尚文擊之、秋吉囊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總制劉天和、斬獲甚衆、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殲焉、延綏鎮志

二十二年、虜三萬犯延綏、游擊張鵬禦之、世法錄

二十四年七月、虜二萬餘騎入寇、掠園林驛岔洛川等處、王惟楨核邊記

二十五年八月、虜三萬餘人、自甯基營入寇、越延安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曾銑、請復河套條陳八議、世法錄

二十六年、曾銑復上復套方略十八事、下兵部議、不行、楊江河套考

二十七年三月、總督曾銑棄市、明史

三十三年、虜犯高家堡、副總兵李梅死之、延綏鎮志

三十四年吉囊犯塞、至府谷、參將楊璘死之、延綏鎮志

十五年、滿都魯侵榆林塞、

弘治十二年十月、火篩入榆林塞、延綏鎮志

十三年七月、火篩入榆林塞、征虜大將軍朱暉、提督軍務史琳、從紅城子墩出塞、夜搗虜巢、虜北遁、十二月、火篩復入套、延綏鎮志

十六年、套虜入榆林塞、千戶湯璽力戰死之、延綏鎮志

十七年、火篩入套、總兵張安遣將追於黃河岸、勝之、延綏鎮志

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守東勝、復河套、不報、明史

嘉靖元年、套虜大舉入寇、殺掠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續文獻通考

八年十月、吉囊即濟農俺答寇榆林、總督王瓊却之、時吉囊分套地、紀事本末

十一年、吉囊犯榆林、紀事本末

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遊擊梁震敗之於定邊、延綏鎮志

十[illegible]年六月、吉囊連入榆林塞、梁震敗之、延綏鎮志

六年插罕自高家堡入犯至石窰溝九月入延安至鄜州套部爲插罕所逼火落太及古魯部來降、延綏鎮志

明楊一清修邊疏明史一清傳、武宗初、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建議修邊、其略曰、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古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

三十六年、都䜌兒犯榆林、副總兵陳鳳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年四月、虜犯鎮靖堡、十一月、犯榆林、至米脂、守備謝世勳戰死、延綏鎮志

四十二年七月、虜陷黃甫川堡、把總高秉鈞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四年正月、虜入塞、總兵趙嵐敗之於榆林邊外、延綏鎮志

四十五年六月、虜陷筆架城、七月、薄安塞縣城、八月、入甜水等堡、總兵郭江戰死、世法錄

隆慶元年正月、虜寇小芹河墩、二月攻淸平堡、三月攻康家塞、入榆科澗常樂堡、世法錄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吉囊入犯大栢油堡、中軍劉聚等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四七月、沙計寇高家堡、都司僉書王國安死之、延綏鎮志

天啓二年九月、虜寇延安至鄜州、延綏鎮志

崇禎五年三月、套虜以三百騎近塞、稱插罕[即察哈爾]求款、曹文詔擊之、明史略

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稿、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礟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計、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疏并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予修邊費二十萬、銑乃益銳、合延綏諸巡撫條上方略十八事、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惜、如生民荼毒何、嚴嵩因代鸞（仇鸞時爲銑所劾逮問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銑至卽日行刑、

清鄂爾多斯七旂王公

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厓峻阜可劃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

明曾銑復河套疏、明史曾銑傳、嘉靖二十五年夏、以原官（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念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河、勢顧在彼、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

統[illegible]二[illegible]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參領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佐領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驍騎校無定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清通考、明嘉靖中、元裔岱顏(即達延)汗之子賽因那蘭、有子九人、長曰濟農(即吉囊)自套西擊破火篩、居套中、自稱車臣克汗、子七人、分有套地、是爲鄂爾多斯、屬於察哈爾、清初平察哈爾、其濟農琳沁於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來歸、仍賜濟農之號、令招集諸部落、順治六年、編爲六旗、雍正九年、又增設一旗、共七旗、

左翼中旗	多羅郡王	輔國公	札薩克二	協理台吉二	都統一
左翼前旗	固山貝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左翼後旗	多羅貝勒		同上	同上	同上
右翼中旗	多羅郡王		同上	同上	同上
右翼前旗	固山貝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右翼後旗	固山貝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右翼前末旗	一等台吉		同上	同上	同上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河自塞外積石東入內地、過漢郡二十有三、行九千四百餘里、東入於海、北方巨浸、莫於京焉、然黎陽以下、無舟楫灌溉之利、而橫決害甚、兼其利者、實惟河套、甯夏諸渠、抑其次也、漢唐都關中、沃野千里、朔方屯墾、即其一也、然今套地、惟打拉特抗錦兩旂、號爲膏腴、套內則準噶爾扎薩郡王五勝等五旂、半皆沙漠、土人謂之沙粱裏、以其界接陝之北邊、故府神榆橫六縣居民、以地勢毗連、耕墾較易、往往擇地引流、爲餬口計、稽之史籍、實秦漢上郡西河高望白土各縣疆域、詳見沿革卷內、非河外五原朔方比也、而世概以蒙地目之、誤矣、今以兩漢考之、漢初攘匈奴、於上郡西河朔方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漢書食貨志、初置張掖酒泉郡、元鼎五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注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匈奴傳、匈奴遠遁、幕南

後世之先矣、

後書西羌傳順帝永建四年尙書僕射虞詡上疏言雍州沃野千里又有龜茲(上郡縣名)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漑、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

漢末戎夷充斥、五原朔方、郡縣邱墟、至北魏時、五原屯田、又有元儀、渠利之興於六鎭者、當在沃野間矣、

魏書太祖紀、登國九年春三月、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稒陽塞外、 孝文帝紀十二年、詔六鎭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漑灌、

隋唐豐州、漢朔方郡地也、領永豐九原二縣、唐又置天德一軍、受降西城、當回鶻塞道之衝、豐州屯田、婁(師德)唐(休璟)李(景略)盧坦最有名、咸應永淸陵陽三渠、灌田數百頃、至四千八百頃之多、歲收穀四千餘萬斛、邊防永賴、士馬飽騰、自來經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蓋漢代募民實邊、倡始家令、然窮荒遠適、常情所難、貸粟縣官、費又不貲、故武帝開西域、城朔方、守邊養士、多資屯戍、朔方逼近匈奴、常戍不足、又有七科之謫、勇敢之發、戍卒出自田間、犂土殖穀、用其所長、肥饒廣衍、收穫倍積、故衛青七出幕南去病六擊匈奴、萬騎雲屯、無憂供億、其事大抵以農都尉、北假田官督之、

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王莽傳、三年、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注師古曰北假地名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

朔方渠利、亦始漢代、當南河北河之間、因河轉漕、見虞詡一疏、漢代船運、又開後世之先矣、

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尋棄之、貞元中刺史李景略開溉田數百頃、

憲宗紀、元和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趙宋不競、麟府以北、悉入西夏、天德一隅、遼金迭據、其藉邊穀以養軍士、仍舊可知、

明初、守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其後虜入套地、爲患西陲、觀楊琚楊一清諸疏所陳、棄膏壤爲荒穢、漢唐屯戍列障之盛、自是不復覩矣、

明九邊考、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

楊琚移堡防邊疏、河套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中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楊一清修理邊牆疏曰、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甯夏、使河套方千

營塞北、未能與之京也、

舊唐書婁師德傳、天授初、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依舊知營田使、則天降書勞曰、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　唐休璟傳、調露中以斬獲奚羯胡、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辨智戰沒、朝議欲罷豐州、休璟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又李景略傳、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唐書地志、豐州九原縣、永徽四年置、有陵陽

明劉寬榆鎭形勢論、余子俊撫延綏、築邊牆二千里、創榆林衛、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徒謫者實之、擇其才子弟建學立師敎之、又開界石外地、興屯田、得糧數萬石、自是榆爲重鎭懷遠縣志邊外五十里、原爲中國禁留之地、康熙二十一年、貝勒達爾奏乞近邊四十里之外、准其遊牧、三十六年、貝勒松拉普奏請、准與內地民人合夥種地、開邊之由自此、五十八年、命侍郎拉都渾、以三十里立界、界內之地、准民租種、每牛一犋、准蒙古收取內地租糜子五斗、至雍正八年、仍以五十里定界、命附近地方官、折徵糧草、十年鄂爾多斯荒歉、復准蒙古情願招民人越界種地、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從此內地民人、以口外種地爲恆產、蒙古亦資地租爲養贍、乾隆八年、命總督慶復、尙書班第、臨邊定議、永遠章程、無論界內界外、俱以舊年種熟之地五十里爲界、任民耕種、界內者照舊租不加、其界外者每一牛犋用二牛之力以耕一日者爲一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延綏甯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頓、賊來有以待之、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清帝入關、套酋歸順、列爲屬藩、諸旂款貢、服教畏威、內地編氓入套地方輸租開墾、視同世業、套內迤南之地、本舊西河上郡各縣故封、明築邊牆、視同甌脫、及改設縣治、土地瘠隘、不足自贍、伙盤界石日擴日遠、計府神榆橫定靖六縣邊外伙盤地界東至府谷禮字地、與山西河曲縣義字地接壤、西至定邊縣五虎洞、與甘肅鹽池縣邊外接壤、北至準噶爾郡王扎薩克五勝鄂套等旂牧地暨東勝縣糧地、南至榆橫等縣邊牆、東西廣一千三百餘里、南北袤五十里或百餘里二百餘里不等、除明沙鹼灘外、已墾熟地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畝、一千九百四十二村、居民一萬六千一百餘戶、境內草路、東達歸綏、西達靈夏、自康熙乾隆以至清季、漢蒙大員畫邊外地、自五十里推至新墾二百里而遙、爲榆林各屬民人耕種之區、雖曰口外邊地、實榆邊界石屯田、畫畺編

[illegible]九百八十二戶已墾山地川地三十七

萬四千四百三十五畝、物產以米穀高粱爲最夥、煤礦之富、所在皆是、惜運售多艱、天然利權均置之不理耳、其境內有黑界十里、係光緒三十一年領照認墾、歲租由縣代徵、每年約收一千六百餘兩、　神木縣伙盤地界址、東至府谷交界孫家梁、東南雙栢樹梁、西至榆林屬大寶當巴子梁、西南塌土墩、東西寬二百五十餘里、北至東勝縣粮地、與郡王旗牧地、西北扎薩五勝兩旗交界之東萬壽地、南至邊牆、計長百里至百五十里不等、總計四百零二村、二千九百五十二戶、已墾灘地沙地山地、共計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五十八畝、但地質磽瘠、不能按年耕種耳、又有插花地二處、一名通哈朗都喀兔、距縣地二百三十里、南北長七十里、東西寬十里至二十里不等、居民三百餘戶、地六萬八千畝、西鄰五勝旗、南接扎薩境、東連郡王地、係宣統二年、五勝旗蒙人聚衆焚燒神木商人呂萬有等財產、經綏陝兩方派員公議、按

晌地用二牛之力耕一年者爲一犋除舊租子一石銀壹兩之外、再加糜子五斗、銀五錢、設神木理事同知一員、專司稽查牛犋及一切鬬毆逃盜雀爭等事、同彝漢部郎、輪流巡查、就近辦理完結、又每堡各設總甲一名、盤頭四名、令其不時稽查、稟報一切事件、由是而事有專責、中外人民、無紛更滋擾之患、道光十七年、復於牌界以內地畝、報招內地民人租種、每犋每年租銀五錢、糜子五斗、獲利更多、蒙漢兩利、如有負租者、官爲嚴追、援遠年債務、一本一利之例、速爲了結、邊外所謂伙盤者、民人出口種地、春出冬歸、暫時伙聚盤居之名、猶內地之村莊也、今則二百年來、所犂逾廣、距邊逾遠、生聚於斯、漸忘主客矣、所謂黑界者、定例五十里、壘築石堆、或土堆、以限之、謂黑界者、不耕之地、其色黑也、牌界者、每堆有牌、編號地、蒙員收掌、查界則植杆挂之也、　近查府谷界地、東臨山西河曲、距縣城十五里、西接神木牸牛川、北連準噶爾牧地、與東勝縣壘地、南即邊牆、東西長一百七十餘里、南北寬五十里、至七十餘里

志縣東北王勝旂界東南自縣屬五台廠起西北至縣之阿包采當計一百八十里、與鄂套旂接、東北自縣屬廟圪上起、西南至縣屬唐馬窰、計一百二十里、與鄂套旂接、正東自縣屬許家沙畔起、正西至縣屬天池海子、計一百二十里、與定邊縣蒙地接、正北自榆林縣阿刀兒兎起、正南至縣屬鴿子灘、計一百七十里、與鄂套旂接、縣西北鄂套旂界東南自縣屬姬家峁起、西北至縣屬猪拉兎、計一百七十里、與定邊縣蒙地接、東北自五勝旂衣當灣起、西南至縣屬熊子梁、計一百二十里、與定邊縣邊牆接、正東自五勝旂塘馬窰起、正西至縣屬牌子灘、計八十里、與定邊蒙地接、正北自五勝旂胡拉梁起正南至縣屬邊牆壕、計一百四十里、與邊牆內地孤山澗接、　靖邊縣志、

龍門。鎮定、鎮羅、新城、甯寨、五堡、共二百七十六村、二千一百十戸、共種蒙地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一晌、合三十三萬一千六百餘畝、共納租銀三百七十兩零、甯條梁四十六戸、共納租銀三十五兩八錢、舊家院三十六坐、共納門

六成賠償賣通哈朗都喀兔之地以與神民一名三里界距縣城一百八十餘里東西五十餘里南北長三里居民二百戶地四萬餘畝北界扎薩旂營盤地東鄰郡王旂打爾哈牧場西連東萬壽地南至東勝縣八里界粮地該兩處訴訟在神木對於公攤款等亦與內地負擔無異 神木縣志邊外屬地東起永興堡邊外西迄高家堡邊外延袤二百五十餘里近十年中蒙旗屢次展界疆域之廣數倍於昔光緒二十九年經前督墾大臣貽穀奏明至活機兒兔溝南畔已墾之地仍歸陝西各州縣分管而神木屬地始有定界東至郡王旗牸牛川西石板而秦東南大楡樹梁與府谷邊外屬地交界距縣城一百四十里至北活機兔溝南畔與東勝縣轄地交界距縣城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郡王旗雙兒廟迤東北偏北石圪臺地方與東勝縣境交界距縣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阿包兔與東勝縣境交界距縣一百八十里東西相距一百五十里南北相距一百四十里面積約二萬一千餘方里 懷遠縣

[illegible]地四千七百三十五晌每
年共納租錢三十七串六百文又另開城川蒙地五百晌每年納租折交馬
一匹共隨教民七十一戶男女大小三百零七名口合併登明　丁錫奎查
勘洋人築寨稟內稱奉督憲陶札開轉准理藩院咨查甯夏理事司員呈報
據阿拉善親王旗員報稱有居住租種道路素海三盛公之法國洋人修築
寨子又據安邊理事同知多齡申報甯條梁堡小橋畔住寄洋人修築土寨
各等情一案札仰迅即查明如在應管邊界內居住務將築寨情形飛速稟
道倘係甘肅所轄非陝境邊界亦即分晰明白限行具覆等因奉此卑職遵
札確查小橋畔洋人去年修築土寨一座前奉本府札飭卑職已稟明在案
今復奉憲台札查卑職親詣該處查勘梁鎮紅柳河小橋畔天主堂即素海
三盛公之法國洋人去年教士係馬文明茲有教士貫名遠現在教堂據稱
去年甘肅回亂該教士馬文明等即在教堂周圍辦修土寨一座其地皆早

面租銀十三兩二錢、光緒中知縣、丁錫奎查勘蒙地詳文、內稱奉飭查得五勝鄂套旂邊地、共有種地漢民一千三百五十九戶、共男女大小八千三百七十二口、均在界內、共種蒙地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一晌、每地一百二十晌爲一犋、每年出租銀四錢八分、或五錢四分、共納租銀三百七十九兩一錢零、其界地東至楊橋畔、與橫山爲鄰、西至二十塘、與定邊接壤、北至蒙旗牧地、南卽邊牆、東西廣二百餘里、南北袤三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其沿邊牆一帶、具係土凌葦牧之方、蜿蜒皆沙、中爲平原、由石渡口塘至小灘子、爲龍鎭兩堡、肥美之地、紅柳塘至西澗長澗等處、地甚腴沃、西三堡人民爭利之、紅柳小灘橋畔一帶、有法國人於光緒八年、在此建堂勸教、歷年推買蒙地數千晌、前遇年荒、招集山陝各處漢民、陸續墾種、其餘皋縣所接一帶蒙地、沙多土少、草廠不旺、往往夏月飛霜、水亦絕少、行百數十里、偶見一水、其味苦鹹、不能灌田、蒙民漢民、均屬奇少、惟現在蒙漢洋人和耕無事、再查皋縣

[illegible]不能墾此外並無深林茂
樹、輭草肥美之地、惟硬沙梁、草地灘、可墾者絕少、往西一帶、又苦無水、不能
居住、偶有草地、必待冬月積雪、然後放馬、可以暫到、年來草廠不旺、蒙民生
計甚艱、若再開墾生地、蒙民實更窮迫、卑縣靖邊一帶、僅有小橋畔、城川口、
兩處、除法國洋人早年租種、不計外、約可墾地百頃、尚屬最上之區、然僅宜
蘼蘇兩種、餘中下之地、更可想已、再四籌酌、未敢輕議屯墾、計東北自晉邊
黃河畔、由西南迤邐至東北、抵甘邊橫城止、約馬路一千二百餘里、除中多
明沙、扒拉、鹼灘、柳勃、概不宜墾外、其草地僅有十之二三、再與蒙人游牧之
地、必留一二成、可墾者僅十分之一、兼以土高天寒、地瘠民稀、勢不能墾、合
併登明、　定邊縣邊外界地、東至牌子塘、與靖邊爲鄰、西至五虎洞、與甘肅
鹽池縣接壤、北至蒙旂牧地、南至邊牆、東西廣二百餘里、南北袤六十里至
百五十里不等、其沿邊牆一帶、雖屬平原、然以地勢乾燥、土質磽瘠、可耕之

年買到、其工皆僱人興築、原爲防守教堂起見、並無外意、詢其龍票取出看閱、係光緒初年來此傳教之護牌、內有欽奉上諭字樣、故稱龍票、亦未開載修築事宜、其所修土寨、即卑前縣王駿儀查稟之案、茲查得周圍土牆一百六十丈、牆高二丈、底寬一丈五尺、收頂六尺、影牆五尺、垛口去年未開、今已齊開、此洋人修寨實在情形也、　又會查蒙地稟文內稱、奉札飭查自晉邊起至甘邊止、長若干里、係何地名、能否一律開墾、有無妨礙蒙民遊牧、約可開地若干頃、詳細妥議、職錫奎會雙琳於本月二十四日、同到城川口一帶、查勘蒙地、並接見蒙員甲爾古奇吳撒路及其掌界蒙民年老者、周詢各節、僉稱陝北蒙地、遠遜晉邊、周圍千里、大約明沙扒拉鹼灘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僅十之二三、明沙者、細沙飛流、往往橫亙數十里、扒拉者、沙灘陟起、忽高忽陷、累萬累千、如阜如阬、絕不能墾、鹼灘者、低平之地、土粗味苦、非鹼非盡白草不生、柳勃者、似柳條而叢生、細如人指、長僅三五尺、夏發冬枯、

事、貽地方之害也、其省議會建議案曰、查綏遠畫分特別區域、原為慎重邊防起見、然詳按輿圖綏城去烏審鄂套等處、遠在千數百里、一旦蒙疆有事、鞭長莫及、榆林為陝北鎮守使道尹所駐、距邊牆十里、徵兵轉餉、較綏城為便、值國家財政竭蹶、又何必徒增糜費、此為固邊防計、不必畫界者一、伊克昭盟七旂、除達拉特杭錦兩旂逼處河濱、不計外、其餘準郡烏扎鄂五旂、皆接陝邊六縣、清初於邊牆外直北有禁留地五十里、嗣又開放畺界、遠至蒙北二百里、自清初至今、多歷年所、戶口無慮十餘萬、家族財產、廬舍墳墓、無一不在陝籍、一旦畫分、改隸綏籍、顯非民情所願、且奪此與彼、六縣立形減削、人情紛擾、必滋事端、此為邊境人民計、不必畫界者又其一、以上理由、應請綏遠永遠停止畫界、以恤邊民、除請國會外、請省署轉咨國務院查照施行、其事始行停止、以涉及套地、附記於此、

地尚不及十分之二、靠牧之地方蜿蜒皆沙、中間可耕可牧之地爲數無多、惟第四區邊地沿八里河流域、土地肥美樹木葱鬱、畈田宅宅、棊布星羅、皆爲白草荒涼之域、今化爲人烟雞犬之場、再北至城川口、蔴箕灘、接近地方、亦係膏腴之田、惜爲洋人買去多半、設不嚴重交涉、數十年之後、漢蒙耕牧之地、恐盡爲外人勢力範圍矣、至第一區口外新坑車輪溝、五虎洞、爲新放之地、土質尚可、但乏灌溉之利、少東至三道泉二道川地方、雖耕地無多、實爲漢民天然牧場採薪檢糞皆在於此、總計四區口外邊地共三百五十二村、居民二千一百七十九戶、墾地灘地三十萬零一千八百三十六畝、年納歲租錢一百五十餘千、由該旂邊官向收頭直接討取、

民國初、以伊盟畫歸綏遠區域、由都統管轄、八年春、有都統派員畫陝北蒙旂地界事、經陝邊榆神六縣公民設會請願拒絕、陝省長因派員調查沿邊墾地情形、而駐京參衆議員、陝西省議員、分咨行政官署、指陳綏遠畫界有害陝北

水陸交通第五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秦漢塞道

昔元祖以塞外置驛、自誇大功、牛站馬遞、徧設漠北、華夷控制、如履戶庭、宜其雄視一代矣、然秦雲陽道、北達九原、唐通回紇驛館六十、視後來豈多讓耶、今以秦入塞直道考之、自九原起、南至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則今之涇陽至延榆、北達烏剌忒旂之五原縣、皆秦建築故道、隋榆林馳道、實因其舊也、

史記始皇紀二十五年、除道、自九原抵雲陽、蒙恬傳、使恬開馳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漢塞道有二、一朔方雞鹿塞道、

後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登燕然山、刻石紀功而還、二年

後套旗地於光緒季年朝議以貽穀駐歸綏開墾於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派員設治分收租賦一變游牧之習五原境內有西盟水利渠之設渠引河水面徑四丈底徑二丈行舟往來載物無阻曰長勝曰老郭曰塔布曰剛目曰沙河曰義河曰豐濟曰纏金凡八渠面積八百里溉田萬頃以東西水利二局理其事內烏剌忒旗一千七百餘頃四子部落地一千四百餘頃杭錦旗地四千頃達拉旗地約二千頃初定地租銀兩蒙旗水利局各分一半後改蒙三局七自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貽以吏議獲罪墾務中止近人張相文談墾務者謂後套公私所墾皆在漢時南河北河之間南河之南今西河也河環三面南亙沙梁地勢少高河不能及雖有墾種十無五六今如由西河上游磴口以下沙梁之北廣開橫渠與南北兩河並又東至托城匯水於古沙陵湖復由橫渠北岸多開支渠收其租入以贍工作則南河之南沙陵之北凡鄂套右翼中旗杭錦右翼後[illegible]左翼[illegible]左翼皆旗地悉變爲田也利在內套者也錄之爲墾務備一說

[illegible]一道西北發直上

郡以西、自隴西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歷伊吾塞、匈奴右地、即右賢王所歷處、自晉陽以北、地勢漸寒、平城馬邑凌厚二丈、雲中五原、積冰四五千（當作十）尺、唾出口成冰、牛凍角折、而畜牧繁滋、今以諸說言之、五原朔方東西二道、塞皆入塞中道、魏征蠕蠕、隋征突厥、多出五原道、元征西夏、淸征噶爾丹、取道甯夏、古雞鹿塞道也、

唐塞道

唐參天至尊道、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驛六十有八、以達京師、

唐書、回紇傳、吐迷度入朝、渠領共言、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天參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鸊鵜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湩肉、待使客、歲納貂皮爲賦、拜土迷度瀚海都督、

唐又有夏州至豐州、驛八、夏州至天德軍、急驛十一、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

冬、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出雞鹿塞、擊北單于於河雲北、大破之、闕駰十三州志、窳渾縣南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在今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

一五原高闕稒陽塞道、匈奴款邊乞降地也、

通鑑、世祖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八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捍禦北虜、後書南匈奴傳、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氏等、率三萬八千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 元和志、勝州榆林縣、武川城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稒陽塞、古入匈奴大道、漢初、匈奴犯邊、朔方蕭關、烽火屢驚、武帝開西河四郡、斷匈奴右臂、朔方以西敵騎跡消、而五原高闕、遂為塞道之衝、寰宇記引冀州圖云、周秦漢魏以來、出師北伐、凡三道、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也、一道東北發直上谷以東、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

沃那水、經胡洛鹽池、紇伏干泉四十八里渡庫結沙一曰步納沙二十八里過橫水、五十九里至什賁故城、又十里至寧遠鎮、又步屯根水、五十里至安樂戍、在河西壖、其東城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柵也、

大同城、天德軍所駐也、烏水即黑水、胡洛鹽池即漢朔方縣金蓮鹽澤、詳山川考、什賁城、漢朔方縣城也、李益楊城驛舍詩、何處可潸然、楊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北流泉、又渡破納沙詩、眼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破納沙頭雁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傍金河、過古長城、九十里吐俱麟川、傍水行、經破落汗山、賀悅泉、百三十一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二十里至緜特泉、又東六十里至賀人山、山西磧口、有詰特犍泊、

事、四日餘、便至京師、

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　元和志、元和八年冬、回鶻南過磧、取西城柳谷城、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請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上從之、又云、頃年每有回鶻消息、須經太原取驛路、至闕下、及奏報到、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軍、置新館十一所、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

舊唐書地志、有賈躭方域道里數、其入四夷要路有七、三爲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路、四爲中受降城入回鶻路、今載其說、分注所知於下、

夏州通大同雲中之路、由夏州北渡烏水、（去州城三十里）經賀麟澤、拔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劃沃野泊、長澤、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經楊城口澤、橫劃北門突紇[illegible]山、[illegible]餘里至可[illegible]泉、又經大非苦鹽池、六十二里至賀蘭驛、又經庫

里尙合、鸊鵜泉十里入磧、即古翰海、今之戈壁、方觀承從軍雜記、瀚海東西亙萬餘里、徑千里、或四五百里、沙石茸雜、無草木、山色盧黑、亦無生氣、麕鹿鹿耳等山、在磧內、當爲察哈齊老圖山、達里野馬諸泉泊、當即土謝圖汗部之胡爾汗鄂倫泊、三音諾顏部之鄂羅克泊、綳查罕等泊也、李益過鸊鵜泉詩、綠楊著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使前、莫使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又案唐代回鶻、移牙烏德犍山、即今章鄂山、鄂爾坤之間、以康熙時西師自歸化城西北至推河驛站考之、已二千餘里、又東至章鄂山、約五六百里、同時殷提督化行、於二月二十五日自甯夏北發、至五月初四日、始抵土拉河、凡兩月餘、計程已四千餘里、賈氏塞外道里記、西城至牙帳千七百里、別道鸊鵜泉、北至牙帳千五百里、與今塞道相差約五六百里、意者、唐時至牙帳、

大泊當即今噶老圖泊、金河即薩哈賴喀河、吐俱麟疑坤都倫之轉、今坤都倫河也、

吐俱麟川西有城、城東南經拔厥那山二百三十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眞水議、又東南百八十里、經古可汗城至鹽澤、又東南經烏咄谷二百七十里、至古雲中城、又西五十五里、有綏遠城、皆當夏以北蕃部所居、

拔厥那山疑即魏道武帝擒直力鞬之拔紇那山、諾眞水今茂安旂之塔爾渾河、綏遠城近唐東受降城、以北綏遠峯得名也、

中受降城入回鶻道、自城正北如東、行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谷北口有歸唐柵、東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鸊鵜泉、又十里入磧、經麚鹿山、鹿耳山、錯牙山、八百里至山鷰子井、又西北經密粟山、達里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綈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牙帳

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晳面綠瞳、其君曰阿熱、駐牙青山、阿熱牙至回鶻（唐德宗時回紇改爲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回牙北六百里、有仙娥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水曰劍河、偶艇以渡、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貞觀中入朝、太宗以其地爲堅昆府、乾元中、爲回鶻所破、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殺回鶻可汗、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蒲、距回鶻舊帳馬行五十日、會昌中、送太和公主還朝、遣使注吾合素至京師、武宗大悅、使李拭册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何秋濤朔方備乘、骨利幹今俄屬伊聶謝斯科地、都播今俄屬德波斯科地、堅昆、當在今阿勒坦山北、俄托穆斯科地、今唐努烏梁海、漢堅昆、唐黠戛斯、元吉利吉思地、有唐努山、北連薩彥嶺、山高林密、當即牢山、烏魯克穆河、與貝克穆河合流、爲克穆克穆池、元史謂之欠欠州、即此劍水、北流入俄境、爲

或別有道否則一千字有誤也

又別道自鸊鵜泉北經公主城眉間城怛羅思山赤崖鹽泊渾義山盧門山木燭嶺千五百里亦至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貴城

以上計程一千五百里鸊鵜泉至西城二百里元和志二誤三與唐書合烏德鞬山一統志以爲杭愛山之東支峯今章鄂山齊召南謂回紇牙西之烏德鞬山也嗢昆水今鄂爾坤河也仙娥河亦轉錫蘭今色棱格河也一統志和林東北有斜連河河有古城賈躭地志之仙娥河富貴城也

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

舊唐書骨利幹北距大海去京師最遠貞觀中遣使入朝太宗列其地爲玄

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祴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瘉折國、亦室韋部落、又西行十日、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夕短、

唐書回鶻傳下、鞠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以鹿皮爲衣、又有瘉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劍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朔方備乘、鞠部落、今俄屬義爾古德斯科地、大漢國、今俄屬土爾汗之地、骨利幹都播北之小海、當爲貝加爾湖、馬行八日、計地望非差也、

回鶻有延姪迦水、一日延特勒泊、烏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泊東北千餘里、有俱輪泊、泊之四面皆室韋、

葉尼塞河、

又自牙帳東北渡仙娥河、二百里至室韋、

舊唐書室韋傳、契丹別種也、居猺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於海、有九部、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萵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等並在柳城郡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大室韋部落、傍望建河居、（唐書作室建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大室經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朔方備乘、南室韋在車臣汗部東、黑龍江北境、北室韋在興安嶺北、鉢室韋、大室韋、皆今西皐利部也、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俱輪卽呼倫泊、那河、當卽嫩江、忽汗河、當卽呼爾哈河、三水合流、東爲黑龍江、東北入海也、

餘里、設驛八、自殺虎口至烏剌忒九百餘里、設驛七、自張家口至四子部落五百餘里、設驛五、

而由府谷縣北、至後套路、凡九站、六百九十里、

由府谷麻地溝北、出邊牆口、四十里至古城、七十里至納林、八十里至沙梁、過打拉地九十里至四合店、又西北行七十里至西旺永、北行八十里渡黃河、至南虎埝凹、西北行一百里至公爺店、六十里山嘴、又西行至後套、

由四合店、至歸化城路、凡三站、

由店東北行、渡河、共九十里、至包頭、蒙地大市埠、去河岸十五里、又九十里至薩拉齊縣、又東北行一日八十里、至歸化城、由四合店西行十餘里、至王愛昭、即八白室也、

由神木邊外至楡林路、凡五站、三百二十里、

朔漠方略、自神木邊外行五十里、一站至俄爾几和泉、又六十里、一站、至西

北部湖泊大者、唐努烏梁海境有庫蘇古爾泊、東西狹、南北廣、長一百六十餘里、廣六十里、中有魁博爾多克山、俱輪泊在其東北、當卽延娙迦水也、嗢昆河卽鄂爾坤河、獨邏河卽土拉河、合流於土謝圖汗部、其地當杭愛山麓、北流入色楞格河、元和林城舊址、所謂烏德鞬山左右也、俱輪泊今呼倫池、在黑龍江省西北、克魯倫河自西南流入、額爾古納河自東北流出、鄂爾順河自車臣汗部北流入、元明時名闊連海子、長經二百餘里、周五六百里、

宋時、延州入平夏有東北、正北、西北三路、

宋琪言邊事疏、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 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厯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

清伊盟七旂內外道

清內蒙古驛道凡五、均於水泉形勝處設驛站、而自歸化城至鄂爾多斯八百

朔漠方略、自榆林八十里一站至馬齊圖札達海、有小泊一、又八十里一站至海流圖、有大河水、又六十里至拖河圖有小泊一、井一、又六十里一站至納林河、有小河水、又八十里一站至古壘有井一、又八十里一站至阿兒灘噶達素、有井一、又九十里一站至烏拉素、有井一、又七十里一站、至察罕陀羅海、有井一、又五十里一站、至哈沙圖、有井一、又八十里一站、至橫城口、

套地黃河運道

河套行舟、見於記載者、漢惟衞青絕梓道、梁北河、元魏初用兵朔方、與劉衞辰慕容寶相爭、旌旂戰艦、照耀河干、太平眞君七年、刁雍鎭薄骨律、以舟漕粟、五日而至沃野、

魏書道武紀、登國六年十一月、衞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車駕出討、大破之於鐵岐山南、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拔城、衞辰父子遁、十年七月、慕容垂遣子寶、寇五原、造舟收穀、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九月、師

水爾河、又六十里一站、至伊克博東泉、又八十里一站、至楚爾哈齊井、又七十餘里、至榆林、俱沙路、

神木邊外至甯夏路、凡十一站、八百二十里、

朔漠方略、邊外至甯夏路、無人知之、由神木過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之地、接擺站大道、有一路、則自神木五十里一站至俄爾几和泉、四十里一站至打拉泉、七十里一站至摩都圖湖、八十里一站至俄欽湖、七十里一站至俄都海、七十里一站至大路察罕札達海五十家驛、七十里一站至貝勒宋剌卜所居西拉布里都、六十里一站至博羅札剌克井、六十里一站至賽默井、六十里一站至沙克舒爾井、六十里一站至拜都井、五十里一站至祁它特泉、四十里一站至橫城口、又三十餘里至寧夏城、自神木邊外至察罕扎達海、路中水草薪柴無誤、沙多、自察罕扎達海至橫城口路平、水略少、

榆林邊外至甯夏路、凡十站、七百三十里、水甚少、路亦大沙、

其後遼重熙間、於天德軍、造樓船百三十艘、元至元時、以郭守敬言、於東勝立水驛、以通漕運、蓋時値割據、轉餉輸卒、利用河流、與元魏時同也、

遼史耶律鐸軫傳、重熙間、爲天德軍節度、相地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甲、別道進、會於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戰絕河、擊之、大捷而歸、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敕自中興路、至西京之東勝立水驛、郭守敬傳、至元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又見查郎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

淸聖祖幸甯夏時、於橫城坐船、二十日至湖灘河朔、即古君子津、或以爲今包頭鎭是也、在歸化西北二百里、今以橫城口東至府谷縣之蓮花繯河口水道里數列下、

朔漠方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諭皇太子曰、二十七日、駐蹕麗蘇村、二十八日、駐湖灘河朔、漢人稱爲脫脫城、即黃河岸、波流甚緩、非南方黃河比較

臨河、築臺告津、連旌沿河、東西千里有餘、時元虔五萬騎出京、絕其左、元儀五萬騎在河北、承其後、元遵七萬騎塞其中山之路、冬十月辛未、寶燒船遁、

元和志、後魏眞君七年、刁雝上表言、奉詔平高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今載穀二十五斛、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牛車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卒、皆習水、一運二千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孝文帝善之、下詔曰、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頭包鎭、舟行雜詠其二、日落長城窟、悲風起賀蘭、草肥知馬健、地僻引渠寬、石色天西盡、人心亂後看、無爲怨回紇、生事日千端、自注、去冬回隊至甯夏、會匪已棄城遁、回隊入城、肆淫掠殺良民二千七百餘人、今尙十室九空、生計無論矣、　其三、古塞名王府、森森萬木靑、地形連朔漠、國論弛藩屏、世絕天親賤、兵荒互市停、淒涼逐客令、十口已伶仃、自注、蒙古阿拉善王居賀蘭山陰、擅森林之利、王與端庶人至戚、庶人減死、依王生活、近以國變、王遂逐庶人奔甯夏、蒙地產鹽、甘肅以庫帑租王鹽池、去冬以兵亂暫停、　其四、衙沙兩岸風、舟疾欲浮空、草色不成綠、柳條纔吐紅、意中有春日、身外卽鴻濛、磴口雞魚賤、傳聞西道通、自注、塞外多紅柳、短小叢雜、舟人束柳條爲刷釜掃船之用、過磴口千里不見人煙、　其五、西風不成雨、吹入小單于、棄地常千里、神功有後圖、水底斜岸出、天遠片雲無、碧眼誰家子、新開百道渠、自注三套河有法國教堂、庚子被燬、索償二萬金、蒙古阿拉善王乞貸於甘肅不

天津入海、狹河尤狹、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東華錄康熙五十二年上諭、朕幸甯夏、過鄂爾多斯地、謂松阿剌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如之何、又回鑾時、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率兵步行、圍獵打漁而回、十月二十八日、至河岸、岸南一土城、大十除里、名脫脫城、相傳為脫脫所築、 鄭居中府谷縣志、黃河自甯夏橫城出口、進套北流千餘里、復東向脫脫城流至城山嘴西、有十二連城、夾河向南流、逕偏關縣屬老牛灣、關河口、南岸山為西境、又由關河口至龍口、一名北風洞、兩岸石山夾河中流、較天橋峽更窄、但底平、濤浪稍減、而下奔放處、西岸尤闊、歷太子灘、娘娘灘、羊圈灘、俱河曲縣境、北岸以灰溝為界、東屬河曲邊外、西屬縣邊外、又五里卽縣黃甫川之蓮花纏邊口、為黃河出套進口之始、 俞明震壬子歲泛黃河自甯夏達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新秦地自移民實邊後、物產饒沃、當時言富厚者、必曰新秦、新秦見漢書證以今語、猶曰出洋、唐地志、元和郡縣志、備列豐勝二洲入貢土物名類甚多、今套中惟以鹽鹼、聞、套北毛革、由包頭出口、海關報告、大半皆是、而製造者絕少、惜哉、今析其物產、凡三、曰鑛物、動物、植物、

鑛物

鑛物之類三、鹽鹼鐵是也、鐵見於金史地志、雲內州產靑鑌鐵、其地在今五原縣、爲烏剌忒旂地、一統志、烏剌忒旂北二百里、額貴恩都爾山、卽麥朵山、舊產鐵是也、

漢富昌成宜兩縣、均置鹽官、而朔方縣之金蓮鹽池、靑鹽池、唐時爲胡洛池、每年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明爲紅鹽池、延綏鎭

應、遂以地償之、近則渠工四達、教民過七千戶矣、其七、扁舟出鹼澇、日薄晝冥冥、岸蝕沙能語、雲開風有形、極邊無戍鼓、何地戴王靈、留得千秋影、狼居兩點青、自注、鹼澇數十里皆沙阜、一白無際、掘沙二三尺即得鹼、遙見狼居胥山兩峯對峙、舟人呼爲兩狼山、其八、舟環烏喇特、面面飽看山、雜樹自生滅、河流時往還、氈廬寒暑共、國界有無間、犂牧強權在、邊民盡出關、自注、河流曲折繞烏喇特山行、山即烏喇特府地、分三旗、以三公爵領之、曰中公、東公、西公、受盟長節制、貽穀辦犂牧、盡收烏喇特一帶荒地、其九、聞說陰山近、橫流入地行、夢懸青塚影、風有黑河聲、市遠尋車轍、塵昏壓土城、萬方同永夜、孤燭自分明、自注、烏喇特山連大青山、即古陰山、河流近山、不似沙漠之泛濫矣、距包頭鎭七十里、烏喇山對岸一土阜、土人呼爲昭君墳、然青塚在歸化城南二十里、不在包頭、包頭鎭土城甚大、商務漸盛、自包頭鎭至湖河口、即古君子津、河轉東南流入山西境、

鄭文寶言禁靑鹽以困遷賊可以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者甚衆戎人乏食寇鈔邊郡西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屬戶無不得用議者以邊饋已窘又興費不貸非至計也云云錄之以見當時平夏之鹽關係邊計如此

淸時哈剌莽乃池卽唐胡洛池產大鹽七旂貧苦藉此資生行銷於府谷神木及河東七協河曲偏關而太原以北瀕河州縣亦准協濟惟禁水運恐及河東引地也又五勝(右末)扎薩克(右前)等旂有小鹽池味苦多硝鄂套(右中)旂有花馬池鹽色靑粒大爲各池鹽產之冠

神木縣志哈剌莽乃鹽池在縣北四百餘里之杭錦旂西北周圍三十餘里鹽在水中結成顆粒質堅色靑每斗約重二十三四斤謂之大鹽取法以柳筐入水撈之傾於灰側累積成堆以待運者花馬池取鹽先於平地爲畦引

志、紅鹽池外、東有長鹽池、西有鍋底池、及大鹽池、

元和志、十賁故城、朔方縣理此、卽漢朔方縣故城、有二鹽池、大而青白、青者名青鹽、一名戎鹽、又宥州長澤縣有胡洛鹽池、在縣北五百里、周回三十里、亦謂獨樂鹽池、蓋池兼朔方長澤二縣之境也、

宋初夏州一域、地歸拓拔、因議禁鹽入內、爲制敵之計、西夏以之每求和議、經趙宋一代、其說蓋未弛也、

李燾續通鑑長編六十三、眞宗景德三年、向敏中等與趙德明議、朝廷所降要約事、陳堯叟言、青鹽平夏甚多、若置榷場、官亦不可買之、官買必須官賣、旣亂禁法、且解州兩地鹽、不復行矣、又一百五十七、仁宗慶歷五年十一月邇英閣讀三朝經武聖略、上曰、眞宗時、李至言、鄭文寶建議禁西界青鹽爲失策、如何、侍讀高者訥奏、青鹽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至言殆偏見也、上然之、按一百三十二、載慶歷二年、田況上兵策十四事、有太宗朝

十里窰鎭收料煎熬其東蘆草溝又有分廠鹻製成後由兩局分路銷售淖兒取鹻須冬時北風大起水涸鹻出或四五寸或七八寸或尺餘不等由蒙民採取堆積池旁由官局收買復運至窰鎭官局入鍋煎熬大淖兒鹻質性剛小淖兒鹻質性柔煎製時用大淖兒鹻七分小淖兒鹻三分配合成品方良製成鹻錠以八十五斤爲率鹻質上者每斗製淨鹽二十餘斤劣者十五六斤十斤許不等銷售時零售由小商販賣整售由縣城高家堡各商店分售山西各處蘆草溝商店分售歸化京津等處

動物

套地牧馬自昔已然漢時新秦各縣官假馬母令民得畜三歲而歸息取什一武帝時令也

史記平準書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注池水經宿成鹽、白如霜雪、二三日成粒、四五日後、粒大色靑、可運他方也、蒙鹼出於苦水池、有東西大小淖兒、光緒時、以教案兩次賠款、租池於陝西官鹼局、租期自光緒二十七年起、以三十七年爲限、鹼局設於神木邊外之窰鎭、分售山西歸化京津各處、其質、製鹼外、可製苛性加里、及漂粉、蒙地又有天然鹼、色潔質堅、如磬、產於地中、近邊各縣、時有販運他處、不多得也、

仝之異蒙鹼考察記、鹼出神木邊外二百餘里、大小二淖兒、大淖兒卽察罕泊、又名前淖兒、在札薩克右前五勝右末兩旂界、界周四十餘里、徑十三里有奇、小淖兒一名阿肯淖兒、又名後淖兒、在札薩旂界、周十里許、徑三里許、兩淖兒均圓形、東西相對、距七八里、光緒二十七年、蒙古因靖邊教案賠款、以鹼淖作抵、經陝撫升允以庫銀五萬九千五百兩贖囘、以二十七年爲期、民國元年、因五勝賠償小橋畔教款、又借陝庫銀二萬八千、以二萬續租鹼淖十年、至民國二十八年止又八千兩租五道河池、爲公家屯田官鹼局設神木縣邊外八

以夏州節度使領銀州監牧使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年朔方節度增領閑厩宮監牧使唐書王忠嗣傳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

宋失朔方市馬於麟府各州以夏州牧地爲西夏所據也

宋史兵志初市馬陝西麟府豐延保安軍河西綏寧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惟麟府保安軍其後置場則又止慶延而已　食貨志熙寧中麟州奏夏人之請令鬻銅錫以市馬　党項傳勒浪族遷帳府州界東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副首領遇兀言部族多良馬

明初自東勝至河西寧夏爲軍旅養馬之所而陝西馬額一萬六千餘匹延綏一鎭亦二萬二千三百匹榆林志云塞外（即套地）牧馬蕃息視西口馬身材頗遜

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唐馬政以夏州朔方爲盛、馬在夏州者、多取之於六胡州、而以西受降城、爲突厥堅昆馬市之地、

唐書兵志、儀鳳後、置八監牧監於鹽州、使統白馬等坊、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死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匹、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以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會要天寶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千匹於受降城、納之方鎮表開成三年、

植物之著者、漢時陰山、以木植爲最、北魏時、以之爲攻戰之具、唐代則無聞焉、然明時戶部徵大靑山木稅、卽古陰山也、淸嘉慶年間、殺虎口木稅無收、因於山西火耗存餘項下抵補、見光緒九年晉撫張之洞淸查庫款章程、蓋明淸之際、始濯濯矣、

漢書匈奴傳、侯應言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痛哭也、 魏書世祖紀、始光四年、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

今套中產段木外、有臭柏、金史有不灰木、豐州舊產也、

府谷縣志、柟木俗名段木、細堅可鐫字、蒙地較多、 神木縣志、臭柏、生邊外沙中、葉與香柏無異、惟長枝蔓生土中、短枝外露、高二三尺、蒙人取葉焚以代香、土人作薪、火燄甚烈、沙漠中特產也、

而倜儻過之五勝右末以東尤多絕塵之品

陝西通志洪武三十年定北邊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淖兒　游牧記康熙三十二年聖祖征噶爾丹至鄂爾多斯旂所部界札薩克等率屬渡河朝御營上諭皇太子曰朕至鄂爾多斯地方各旂俱和睦如一體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守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較它蒙古殷富圍獵嫻熟雉兔復多所獻馬皆極馴取馬不用套竿隨手執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馬之外牛有酥乳酪茗飲所必需駝有羢羊之皮毛爲用尤廣革呢原料多取於此狐兔之皮又其次也

榆林府志牛產蒙地本境銷售約千餘頭酥來自蒙地以牛羊乳爲之唐地志宥州夏州產此　寰宇記夏州產羊豐州產羱羊榆林志騷羊每歲至蒙地購之回回用以製氈袋近多售於洋商

植物

穀多稷土人名糜多麻、疏有沙葱沙芥、而蕈特美、俗名磨菰也、

定邊縣志、沙葱、邊外產、葉細長、不類葱、沙芥、邊外產、葉類菠薐、尖長肥厚、有光潤、作虀味辛過芥、　寰宇記、麟州勝州產蕈、金史地志、豐州產地蕈、

製造之物、赫連氏時以五兵著、唐以來角弓褐氈胡布、載於歷史、今則無聞、夷夏代易、舊業失傳、因材制宜、望後來之提倡也、

晉書赫連載記、勃勃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將、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唐志、夏州貢角弓、又貢胡布麻布、　元史百官志、豐州製甲弓各有局、又捏只局織花氈、　寰宇記豐州產駝毛褐、

草有沙竹、升麻、柴胡、遠志等、而沙蓬爲麵食之佳品、席萁爲秣馬之美草、榆林志、沙蓬之實、狀如米粒、宜麥食、晋商爭販之、　淸聖祖幾暇格物編、米蓬米出沙地、鄂爾多斯所產尤多、枝葉叢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者食之、多有益、作爲粥、滑膩可食、或爲米、可充餅餌茶湯之需、向來須之者少、經朕試用之、知其宜、今取之者衆矣、延綏鎭志、沙米苗莖如麻、葉類艾、而稍圓、有刺、高尺許、生子成房、米粒如黍、杵去皮、用羊羹作食味甘滑、利大腸、服之不饑、邊外名黍喇吉、譚吉　曰、彼榆人、斯不耕不鑿、地不愛寶、求民之瘼、秀發沙中、瑞同旅穀、　席萁又名息雞、又名雪積、皆一音之轉、酉陽雜俎、席萁一名塞蘆、生胡地、古詩有千里席萁草之句、其草宜飼馬、又可織席、織簾、王建詠席萁簾、單于不向南牧馬、席萁徧滿天山下、胡嶠陷北記、塞外有息雞草、美而大、本馬食不過十本而飽、即芨箕草、爲塞外特產之一也、

校勘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正字	誤字
卷一	五頁	二十二行	垚	尭
又	六頁	五行	於夏州西南	於下衍此字
又	又	十行	率部落	率誤牽
又	八頁	十二三行	漢幷州以下	誤低一字
又	又	十九行	勃輿	誤低二字
又	十頁	三行	蓋臨河	臨下遺河字
又	十四	一行	行幸稒陽	陽字誤排于第二行
卷三	十	十一行	浙東	浙誤淅
卷五	二	七行	唐宋內外	唐下遺宋內外三字
又	又	十一行	吐	誤土

河套圖志終

壬戌夏歷
七月付印
每部銀[illegible]角

